

爱是
一场

奢华之旅

Love is the
luxurious journey

这里有丽江最香醇的蓝山咖啡，
最动听的音乐，
最明媚的阳光，
可我却翻着你临走时的留言，
泪流满面。

XIAOZHAO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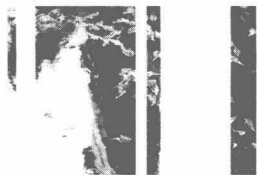
起点给你快乐

小招

阅读带来色彩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爱是一场

奢华之旅

Love is the

luxurious journey

小招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是一场奢华之旅/小招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039-4198-6

I. ①爱… II. ①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01588号

爱是一场奢华之旅

作 者	小 招
责任编辑	蔡宛若
特约策划	胡 波
封面设计	张 雪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30×1200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198-6
定 价	22.00元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丽江初相遇

2

有没有想到，这里每一点光，都是一颗星的前世。他们跑了几百万光年，才能来看你。我在那一刻心动，为了这句话。

第二章 浮生一日闲

19

我抬起头来，正迎上他的目光，那样深邃婉转的目光，一直看到我心里。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就像安妮笔下的吸血鬼，被耀眼的阳光包围，顷刻间化成尘埃。

第三章 徒步虎跳峡

42

他的神色里有气愤，更多的却是失望和悲伤。我猜我的话，从角角落落都伤了他的心。

第四章 最好不相惜

55

在那一瞬间，我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感情——我，爱上了这个男人，从我们相遇的第一天开始。一见钟情也好，鬼迷心窍也罢，这是我唯一爱上的男人。

第五章 情人节之夜

74

即使他逃到天涯海角，逃到地球的另一端，却始终逃不过回忆。就好像我一样，可以不相对，可以不相见，却无法不相思。

第六章 女孩战争

89

我想握着他的手，什么也不说，一直看着他，从早到晚，然后在他的注视下化成一摊水，就好像《安徒生童话》里的小锡兵，看着自己心爱的洋娃娃，却什么也不能做，不能做，最后终于熔化成一摊眼泪。我能逃到哪里去？即使我活在童话里，也逃不开无助又无望的爱情。

第七章 心痛东极岛

103

我们不再说什么。我低下头去不敢再看他，怕自己的眼光会泄露太多的秘密。也不再需要更多的话了。他还在天边之时寄来的牵挂，我时时刻刻戴在身边的珍惜，所有的一切，不需要语言，静如止水，渺如烟云。

第八章 不期的表白

119

我看着他，就好像第一天在丽江看到他一样。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一共有多久？五天？六天？从来没有过甜蜜，只有辗转的痛。可为什么，每次想到他，在痛的背后，总是坦荡荡的踏实。我倚靠在所有关于他的回忆中，就好像倚靠在他温暖的胸膛。

第九章 彼此的纠缠

135

医治失恋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恋情。找不到你爱的人，找个爱你的人总是容易得多，也没有那么累。是不是有效，另当别论，那就要在笙歌散尽，夜色阑珊的时候，自己体会。

第十章 错不要继续

150

我们刹那间却心意相通。就这样从自己的心里，看到了对方的影子。每一分钟纷纷扰扰的思念，无论身在何处，无论有谁陪伴，都难以排遣。我们不说话，却听得到对方心绪流动的声音，仿佛一枝曼珠沙华，开到彼岸，开到荼蘼。

第十一章 原来竟如此

169

我的心一下提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觉得恐惧，她此刻的样子，看上去像一个女巫，童话《睡美人》里那个在宴会上最后一个出现的女巫，黑色的斗篷席卷着诅咒。

第十二章 一曲人终散

186

终于到了这一天，我们从相遇第一天起就是为了这最后的分离。渐行渐远渐无书，从此萧郎是路人。

第十三章 意外的事件

202

他毫无生气地躺着，丝毫不知道他爱得连生命都可以不顾的女孩子，现在就站在他的面前，全身心地盼望他醒过来。

第十四章 辗转的线索

218

我一眼看到手里的粉饼盒，盖子上有个缠绕的标志。我好像一下子被什么念头击中一样，呆立在那里。

第十五章 最后的真相

232

“感情里只有爱或不爱，没有亏欠。我并不亏欠你，其他人也没有。”

第十六章 各自的离合

250

那一瞬间我才发现，原来思念就好像鸟儿脑子里那一块属于故乡的记忆磁场，无论飞多远，总在一回头的刹那，成为崩溃般的呼唤。

第十七章 天涯不可忘

268

常常想到虎跳峡，那奔腾的狂放，那一生只一次的无可救药的坠落。有些人无关风月，却是辗转一生的传奇。有些事无关爱情，却成为渐行渐远的哀伤。

我说：“旅行，要么就是陪着你喜欢的人，
要么就是希望在路上遇到你喜欢的人。”

阿漫问我：“那你呢？”

“我两样都不是，我是陪着我喜欢的人，也
就是你这个小丫头，去路上找你喜欢的人。”

阿漫笑了。她在我面前，永远像个小女孩。

第一章 丽江初相遇

有没有想到，这里每一点光，都是一颗星的前世，他们跑了几百万光年，才能来看你。

我在那一刻心动，为了这句话。

“一月二十一日至二月五日，丽江发呆，虎跳峡徒步。”

半个月前“海拔以上”户外俱乐部在网上发了这条召集帖。我来参加，纯粹是因为阿漫软磨硬泡要我相陪，还有那句“丽江发呆”，听起来让我怦然心动。

阿漫倒是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掩饰她参加这次活动的别有用心。

她分析得很透很逻辑：“第一，玩户外的男孩子都会比较强壮，很man，不像我们学校这些豆芽菜；第二，选择俱乐部而不是旅行团去玩的男孩子都比较有个性，不随大流，一般来说性格也开朗；第三，这是最重要的，我查过同时间这个俱乐部一共有四条线路，这条线是费用最高的，也就是说，玩这条线的男孩子，都是很有经济实力的！”

我大为心折。阿漫有时候聪明得让我诧异。我诧异的是，

以她这样的灵性，为什么还有必要每次考高等数学的时候屈尊俯就地坐在学习委员旁边。

我也有点好笑，像阿漫这样的条件，如果想找男朋友，石榴裙摆过处，学校里没有一个男生能抵挡。但她偏偏不喜欢窝边草。不喜欢的意思，不是仁慈想留给其他兔子，而是看不上：“外语学院的男生本来就少，跟女生待时间长了，阴气也重。就这样还要被这么多女孩子抢，都惯坏了。”

我有一次劝过阿漫：“你是传说里的那只鹤，鄙视脚下的鸡群，总想去别的农场找一只鹰。不过当心，也许走近了看，只不过是只同样飞不起来的鹅。”阿漫偏着头想了想，笑了：“真的呢，很有可能。若离，这就是我最喜欢你地方：一针见血，又够直率。”

的确，我和阿漫成为姐妹，是整个校园的话题。我们就像螺丝和螺帽，外表看上去没有丝毫相像，咬合起来却丝丝入扣。阿漫是典型的富家女，爸爸开公司，妈妈做服装设计。周末回家的时候有司机专车接送。每天早上必做的功课就是剪掉新衣服上的吊牌。而我呢，有着平庸女孩的一切特征：家境平常，衣着朴素，沉默寡言，不善交往，还有学习成绩好。成绩好在现在是贬义词，含义是没有特长没有爱好以后找工作没有后台大学四年也没有恋爱可以谈。如果我和阿漫只有一点相像，那就是，我们都一样寂寞。我是一只离群的雁子，独来独往比群居更让我觉得安全；她是一朵暗夜的烟花，旁人只能仰视，她也就在仰视中日渐寂寞。

我们两个住同一间宿舍，最初保持着不相往来的正常状态，我们的友情始于大二那年的暑假。我因为暑期做兼职没有回家。有一天回来，意外发现阿漫一个人待在宿舍里。

她坐在窗前，抱着膝，长发柔顺地伏在肩头，她的肩膀看上去无比瘦弱。一直以来阿漫在我们面前，都是一个住在中世纪城堡里的、豌豆上的公主。而那一刻，公主不见了，她坐在阴影里，像一枚小小的、楚楚可怜的豌豆。

我想了一下，转身出了门。

我去了校外的面包房。

我回来的时候，阿漫还是保持着同一个姿势。我静静地把一个生日蛋糕推到她面前。

她转过头看了看，抬眼望我，眼神里是惊奇和戒备：“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

我迎着她的戒备：“你忘记了？我是生活委员，恰好又有不错的记性。我记得班上二十五位同学每一个人的生日，你信不信？”

她彻底转过身来面对着我，挑战似的问：“你记这些有什么用意？”

我笑了笑。这个女孩子，骄傲得连委婉都不懂得，或者说不屑。我并没有被她的敌意吓到，一边收拾房间一边回答她的问题：“我没有用意。我只不过觉得，每个人在过生日那天都会变得很敏感、很脆弱、很需要关心，也很需要惊喜。”

我背转身扫地，但我知道阿漫已经被我打倒了。虽然她倔强地没有出声，但我看到她的影子，在轻轻地抽动肩膀。

我想我应该走过去，像姐姐一样搂着她的肩膀，擦去她的眼泪，轻声地抚慰她。但我做不到。我不习惯与任何人太亲密，包括我自己的亲人。我的手和我的语言都因为长久没有感情的浸润而变得僵硬。我猜，她也一样。

当我清理完垃圾转过身的时候，阿漫已经走到我面前。她的眼睛有点红，但脸已经擦得干干净净，长发也梳理整齐，依

然显得神采奕奕。

“你吃饭没有，我请你吃大餐，”她说。

“好的。”我说。

我们去了最贵的法国餐厅。阿漫甚至要了瓶红酒。她在安静的餐厅里，大声说话、唱歌、笑，像个任性的孩子。我没有阻止她，就像所有纵容的父母。

坐出租车回来的路上，阿漫已经有点醉了。她像一只过冬的麻雀一样，很自然地靠在我肩上。那时，我们两个都没有觉得尴尬。

“若离，你怎么不问我，下午为什么会不开心？”她像说梦话一样低低问。

“为什么要问你，你不开心的时候，需要的是开心的办法，而不是问题。”后面还有话我没说。一个家境富裕的小公主，生日的时候不回家，一定是因为家里没有人陪。

我觉得肩上慢慢湿起来。那一晚，阿漫说了很多话，关于她的家庭。和我猜的差不多：忙于应酬的父母，花在客户身上的时间比女儿还多，然后用从客户身上赚来的钱，弥补对女儿亏欠的时间。

“人总是会以为，自己知道别人需要的是什么。”阿漫闷闷地说。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其实呢，阿漫，人有时候会在一方面的需要满足了之后，需要更多的东西。你就是这样。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的生活。你去看看每年申请助学金的学生资料就知道了。”

我说话的声音很轻，因为我知道她已经睡着了。

我们就这样走到了一起。我们会一起吃饭，阿漫坚持付

账，我就坚持不去贵的饭店。她常常会送我新衣服，拗不过的我就收下。她会比我更开心。这就是阿漫可爱的地方——长久的孤独，反而让她善良而简单。我会陪她参加校园舞会，她像打扮她的洋娃娃一样为我化妆，让我试穿她母亲从国外带来的吊带晚装。我从来不拒绝。

终于有一次被她看穿了我。那晚正试装的时候，她看着我突然陷入沉思，然后恍然地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我疑惑地看着她。

“你身上一直有一种东西很吸引我，我一直搞不懂是什么。现在我明白了。”她指着镜子里的我，“你看，你看你的笑容。你笑得根本不积极。其实你并不热心参加舞会，并不在乎我送你的进口化妆品和名牌衣服，你不过一直都在迁就我。你瞧，你笑得多淡定。是的，就是这个词，你总是这么淡定。”阿漫像个撒娇的小女孩一样搂着我的脖子，“这就是我跟你交朋友的原因。我身边的人，要么因为嫉妒排斥我，要么想沾光讨好我，只有你，你和所有人不同。你像我的姐姐一样，陪我做一切事情，却没有任何企图。”

我拧了拧她的下巴：“我猜你和我交朋友还有个原因：因为你是天鹅，我是丑小鸭，我无论陪你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对你造成威胁。”

阿漫举起一个枕头就砸过来。闹了一会儿，她侧头想了想。大眼睛在灯下熠熠闪亮，那神情令我看了都心动。真的，阿漫如果对别人少一分轻视，真的是个非常迷人的女孩子。

“若离，你真是让我心动。”她说，用的词居然和我一样，“你总是会用最直接的方式提醒我一些想不到的事实——如果你是个又漂亮又出众的女孩子，我真的不会跟你做姐妹。”

于是我们继续彼此毫无保留做着密友，就像情花和断肠

草，以互不相干的习性，相生相克，又惺惺相惜。

我是被阿漫绑架来徒步的。她说需要我的意见。阿漫有时候很固执。就好像我从来不买名牌时装，她试新衣却只会给我看。我从来没交过男朋友，她居然认准我做她的高参。

“你有一种直觉，若离，就好像巫女那样的直觉。”阿漫说。

“首先，你弄错了专业概念，巫女是靠占卜而不是靠直觉；其次，你看了太多玄幻小说。”我回答。

但最终，阿漫还是一如既往地获得了我的迁就。

加上阿漫和我，参加活动的一共有八名成员。

我们约在丽江机场碰头。

我打量着即将一起上路的队友：一二三四五，暂时缺了领队，据说去联系客栈了。

骆岩和女朋友弯弯，名副其实，骆岩有岩石般硬朗的线条，但眉宇里总有种若隐若现的神情，我一时想不出是什么。弯弯小巧玲珑，月牙一样总是赖在男朋友怀里小鸟依人。另外两个女生亦然和小粲。亦然打扮得很专业，冲锋衣冲锋裤，登山包上紧紧束着防潮垫。小粲比较沉默，没说话先脸红。喜欢跟在另一个男生银翘后面，我一度以为他们两人也是情侣。银翘相貌平平但很随和，阿漫很奇怪地问他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他笑嘻嘻地说：“我败火啊，你不高兴就找我来撒气好了。”

扫视了一周以后，我叹了口气，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剩女”时代了。

五个人中，只有两个男孩子，其中一个还带着女朋友，相当于“闲人莫入”的标志。如此有限的选择，我为阿漫前期的

精心策划不值。

大家简单地自我介绍了一下。骆岩和缺席的领队都是“海拔以上”俱乐部的发起人，除了组织户外活动之外，还经营着一家户外用品专卖店。银翘和小槩是俱乐部元老，我、阿漫和亦然还是看了帖子以后新加入的。

因为彼此不大熟悉，骆岩和弯弯这一对又自顾自在旁边，没有加入大家，气氛有点尴尬。银翘主动出来暖场，要为阿漫检查背包，说因为怕引起山火，爬虎跳峡禁带一切含酒精的化妆品。阿漫将信将疑，拿包给他查。银翘三下两下，居然翻出个咖啡壶，把大家都给惊呆了。

“大小姐，”银翘举着咖啡壶啼笑皆非，“你要背着这个穿越虎跳峡？”

阿漫劈手夺过来，理直气壮地说：“怎么啦，我每天不喝现磨咖啡睡不着！”

“哇，还有这种事，这是什么牌子的咖啡，我买一罐送我患失眠症的老爸。”银翘装模作样地拿来研究。

大家哄笑。我注意到亦然的笑容里有鄙夷的表情。

崔斯坦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大家面前的。转头看到他的时，我有点被晃花眼的感觉。正在和银翘争辩的阿漫也蓦然住了口。

我承认，我从来没有见过帅得这样没有道理的男孩子。眉目清朗，秋熟的麦子一样的肤色，又是游泳运动员那样的倒三角身材。看惯了脂粉气十足的小男生，崔斯坦让人惊艳到叹息。

幸运，居然摊上这样一个领队。

机关算尽的阿漫现在终于苦尽甘来，柳暗花明。看得出她的兴奋之情难以宣泄，只好暗地里铆足劲掐了掐我的手。

我看到同样的兴奋之情洋溢在亦然脸上。我嗅到空气里剑拔

弩张的气息。不由想到张学友伯伯的一首老歌叫《饿狼传说》，英俊的男孩子们生在这个女色狼当道的时代，真是让人扼腕。

我察觉到阿漫深吸了一口气，像一只遇到敌手的孔雀，骄傲地舒展她灿烂的翎羽。

我欣赏阿漫，她从来不惧怕挑战——我是指来自同性的。

一定是听到了阿漫的祈祷，崔斯坦径直走到她面前。阿漫勇敢地迎着他的目光，有意无意地挺起了胸。

没想到崔斯坦的眼光掠过她丰满的胸脯，停在了她同样丰满的70+10升的登山包上。

“你准备带这些玩意儿去虎跳峡？”他的口气像他的双眉一样凌厉。

阿漫精心挑选的宝贝被蔑称为“玩意儿”，是可忍孰不可忍。我紧张起来，担心阿漫会行凶。

没想到阿漫乖乖地垂下头，只抬起卡通人物一样的大眼睛，可怜巴巴地眨着看他，一声不出，神态极无辜。

我想到《射雕英雄传》里郭靖如何得到汗血宝马的情节。没有驯不服的烈马，只有求不到的骑手。阿漫在第一眼看到崔斯坦之后，已经准备沦陷了。

骑手继续不依不饶地检查着小烈马的装备：“咖啡壶？你以为我们去香榭丽舍大街啊？还有你这牛仔裤，莫名其妙，你的腿能打弯吗？”

我本能地挺起脊背。无论阿漫再心甘情愿也好，这样公开的批斗也有点太过分。

我看看四周。骆岩若有所思，眉间依然是那种让人猜测不透的神情，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似乎并没有注意。弯弯笑嘻嘻地看，银翘已经准备出来打圆场，小槩一脸紧张，亦然淡淡笑

着，有意无意地拍了拍冲锋裤上还没有沾到的尘土。

“你还带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崔斯坦继续批评。

阿漫犹豫了一下，回答：“拉杆箱……”

“My God！”崔斯坦开始呻吟。

在他更大规模爆发之前，我站了出来：“够了，你也不能完全责怪她。作为一名领队，一个负责人，这样长距离的活动，你应该开个碰头会，把注意事项知会大家。她缺乏户外经验，我看你，同样缺乏领队经验！”

是我看错了吗，崔斯坦居然好像脸红了。他一时没有接话。

“好了，”小聚息事宁人地说，“不就是行李多一点嘛，为美女背行李，应该的啊！”

银翘终于有了插话的机会：“何止背美女行李，背美女也在所不辞啊！”

大家都笑了。除了骆岩。他等大家安静下来，沉声说：

“这个女孩子说得对，晚上我们去客栈开会，补课。明天计划调整，在丽江城内多待一天，让大家把该带的东西补齐，该扔的东西寄存在客栈里。毕竟，我们不是来玩过家家。”

崔斯坦有点悻悻，漂亮的脸涨得通红，但看得出对骆岩并不违逆，所以终于没有追究下去。阿漫拉杆箱里的三条裙子和一双高跟鞋才算逃过了一劫。

“跟大家走！”他吩咐阿漫，“去客栈那里把你那些劳什子都打包留下，否则你不要去虎跳了，留在丽江酒吧等我们回来吧！”

阿漫服帖地垂着脑袋跟在他身后。等大家都转过身去，她像川人变脸一样扭头向我做了个鬼脸，打了个“OK”的手势。我读出她的唇语，说的是：

“Cool！”

我们到达大研古城的时候已经是晚餐时分。

崔斯坦善解人意地领着饥肠辘辘的大家走向饭菜香味最撩人的一家客栈。但我猜这家“哈里巴人”客栈不是他订的，因为他看上去也是惊喜交加，垂涎的程度是其他七个人加起来的总和。一进门就急不可待地嚷嚷：“好香好香，这是什么菜这么香……”脸上全是单纯的欲望，相比之下，刚才训斥阿漫时的凶悍显得多么力不从心。

那一刻我发现他和阿漫倒是挺相像，都是一本儿童绘本，初看是令人不可逼视的色彩斑斓，一旦读透了，却是出乎意料的童真。

“干煸土豆丝，老板娘的拿手菜之一。”走在后面的骆岩接了口，眼神映着古城流动的灯光，终于冲淡了他一直以来让我捉摸不透的表情，“配上干红辣椒和鸡油一起炒，妙极了。”

一行人口水奔流，争先恐后挤进门去。

院子里一只大黄狗挺身站起来，朝着我们狂吠。

“别着急美女，我吃完饭再陪你。”崔斯坦毫无惧色直奔院子当中已经摆好碗筷的长桌。

在他率领下，其他人也老实不客气地各拣了最理想的位置坐下。

老板看不出年龄，皱纹很深，但脊背挺得很直，过来招呼我们。

“路大叔，你还认识我吗？”骆岩问，眼神中那点暖意更深了，“我三年前住过你家，一顿饭喝光了你们家自酿的整坛米酒。”

路大叔笑了，拍拍他的肩：“小伙子，欢迎再来！不过说实话，我真是记不得了，好多住我们家的人，都会一口气喝光我们家的坛子！”